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秘密花园

[美] 弗朗西丝·伯内特 著
许虹 汪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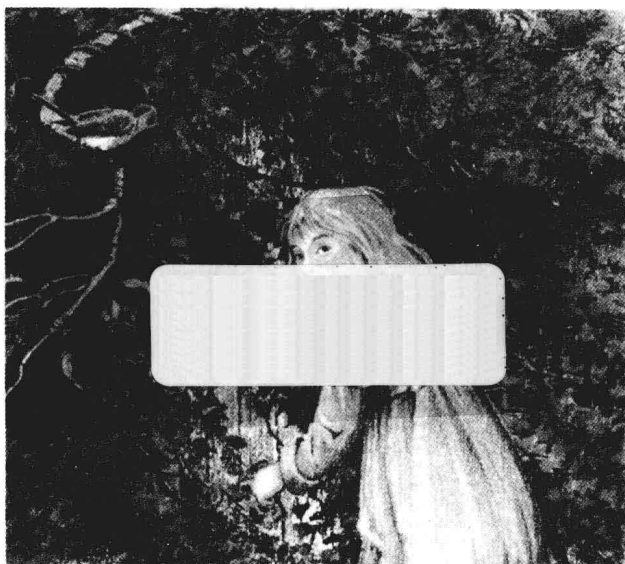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秘密花园

〔美〕 弗朗西丝·伯内特 著

许虹 汪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Frances Burnett
The Secret Garden

The Phillips Publishing Co., 19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美)伯内特(Burnett, F. H.)著;许虹,
汪莹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6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ISBN 7-02-005601-6

I. 秘… II. ①伯…②许…③汪… III. 儿童
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5484号

策划: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叶显林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王景林

秘密花园

Mi Mi Hua Yuan

[美] 弗朗西丝·伯内特 著

许虹 汪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91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1

1999年5月北京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601-6

定价 15.0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	1
第 二 章	辏小姐玛丽	7
第 三 章	穿过荒原	16
第 四 章	玛莎	21
第 五 章	走廊里的哭声	38
第 六 章	“有人在哭——就在那儿！”	44
第 七 章	花园的钥匙	51
第 八 章	知更鸟引路	57
第 九 章	世界上最奇怪的房子	65
第 十 章	迪肯	76
第十一章	画眉鸟之巢	88
第十二章	“可以给我一小块地吗？”	97
第十三章	“我是科林”	106
第十四章	小酋长	119
第十五章	筑巢	130
第十六章	“我就不来！”玛丽说	142
第十七章	大发雷霆	149
第十八章	“你不能浪费时间”	157
第十九章	“它已经到了！”	164
第二十章	“我要永远——永远—— 永远活下去！”	175
第二十一章	本·韦瑟斯塔夫	183

第二十二章	太阳落山的时候	195
第二十三章	魔力	201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	213
第二十五章	帘子	225
第二十六章	“那是妈妈!”	232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242

第一章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

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往米塞尔斯怀特庄园与她的姑父一起生活。人们都说，像她这么难看的小姑娘实在太少见了。的确如此，她小脸细长，身材瘦小，黄巴巴的头发稀稀拉拉的，再加上那张愠怒寡欢的面孔，确实不讨人喜欢。由于出生在印度，加上体弱多病，所以她的脸和她的头发一样，也是黄巴巴的。

玛丽的父亲在英国政府机关任职，总是忙忙碌碌，并且有病。她的母亲是个漂亮人儿，所热衷的只是参加社交活动，和一些放荡不羁的人一起寻乐消遣。她根本不要一个小女孩，所以玛丽一出世，她便把她交给一个保姆照料去了。她还让这个保姆明白，要想讨她这位女主人的欢心，她就只有尽可能地不让她看到这个孩子。所以，当玛丽还是襁褓中的一个弱不禁风、躁动不安而又难看的小婴儿时，她就被冷落到一边去了，直到这个体弱性躁的小家伙蹒跚行走时，情况仍然如此。除了保姆和家里雇用的那些印度仆人一张张黝黑的面孔之外，在玛丽儿时的记忆中，她不曾有过其他任何熟悉的东西。这些仆人总是顺着她，她随心所欲，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会又哭又闹，就会打扰她的母亲，这位女主人就会发怒。结果，到了玛丽六岁时，她已经变得像头少见而又专横霸道又自私自利的小野猪。来教她读书写字的那位年轻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异常讨厌她，教了三个月便辞职了。其他几位家庭教师接手这一工作后，比那位前任走得更快。所以，若不是玛丽自己真想念书，她可能永远是一名目不识丁的文盲。

一天早晨，天气十分炎热，玛丽一醒来心里就感到别扭，再一



看站在床边的不是她的保姆而是另一个仆人，这使她更加恼火。那时玛丽大约九岁。

“你在这儿干吗？”她问这个陌生的女人。“我不要你在这儿。去把我的保姆叫来。”

这个女人看上去慌了神，结结巴巴地说，保姆来不了啦。玛丽听了大发雷霆，冲着这个女人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这女人看上去更加惊慌失措，她一个劲地重复着一句话，保姆不可能再回到小姐身边来了。

那天早晨的气氛充满了神秘感。和往常不一样，该干的事没人来干，几个常见的印度仆人似乎都不知去向了。玛丽看到另外一些仆人，不是鬼鬼祟祟地、就是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他们面无人色，神情恐慌，但谁也没告诉玛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保姆一直没来。实际上，整个早上她都孤零零的，谁也没来照料她。后来，她闲逛到了花园里，独自在游廊旁边的一棵树下玩耍起来。她假装在铺一个花坛，又把红艳艳的木槿花插到一个个小土堆上。她越玩越烦，嘴里不断地嘟囔着回屋子后准备用来骂保姆的话。

“猪猡！猪猡！猪崽子！”她狠狠地咒骂着。对当地人而言，被

人骂成猪可谓奇耻大辱。她咬牙切齿地一再骂着这些脏话。正在这时，她听到妈妈和另一个人走出房间，来到了游廊上。妈妈和一个肤色白皙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们站在那里谈着什么，声音很低而且语调也很反常。玛丽认识这个貌似小男孩的漂亮青年。她听说他是一位刚从英国来的军官。玛丽注视着他，但更多的则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妈妈。她难得有机会见到妈妈，一旦见到她，她总是这样盯着她，因为，“女主人”——玛丽以前总这样称呼她的母亲——的身材如此颀长而苗条，容貌如此漂亮，衣着如此华丽。她那一头髻发如丝一般柔软光洁，小巧而秀美的鼻子使她看上去平添了几分傲气，而那双大大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欢悦的光彩。她所有的衣服都轻飘飘的，玛丽说它们“镶满了网眼花边”。这天早上，她衣服上的“网眼花边”似乎比以往更多，但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一丝往日的笑意，它们睁得很大，充满恐惧，正以哀求的目光仰望着那位肤色白皙的年轻军官的脸。

“情况真的这么糟吗？哦，真的吗？”玛丽听她在问。“真的很糟。”年轻军官战战兢兢地回答道，“简直糟透了，伦诺克斯夫人。两个星期前你就该到避暑山庄去。”

夫人失望地绞着双手。

“哦，我知道我本该去的！”她哭丧着脸说，“我留下来只是为了参加那个无聊的宴会。我真傻啊！”

正在此时，突然从仆人的住房那边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伦诺克斯夫人吓得一把抓住了那个年轻人的胳膊。那嚎啕的哭声越来越大，站在那儿的玛丽也浑身哆嗦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伦诺克斯夫人气喘吁吁地问道。

“有人死了。”年轻军官回答说，“可我没听你说过霍乱也传到你的仆人当中来了。”

“我哪知道呀！”伦诺克斯夫人嚷嚷起来，“跟我来！跟我来！”她转身向屋子里奔去。

随后，一桩桩令人震惊的事情接踵而至，玛丽对早上神秘气氛

的疑惑也冰消瓦解了。她明白了，致命的霍乱已经爆发并蔓延到了这儿，人们像苍蝇般地死去。她的保姆在头天晚上染上了这种病，刚刚咽气，痛哭声就是从仆人们的小屋里传来的。就在这一天，其他三个仆人也相继死去，另一些仆人吓跑了，所有的下房里都躺着奄奄一息的病人。恐惧笼罩着每个角落。

第二天，在一片慌乱之中，玛丽只好把自己关在她的儿童室里。她完全被人们遗忘了，没人想到她，也没人需要她。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而她并不知道。她哭了又睡，睡了又哭，一连过了几个小时。她只知道家里的人都得了病，并听到了一些奇奇怪怪而又骇人的声音。有一次她蹑手蹑足地走进餐厅，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尽管餐桌上还有一些残羹冷炙，而那些椅子和盘子却像是被进餐者们因某种原因突然站起来时慌慌忙忙地推到了一边。玛丽吃了点水果和饼干，她感到口渴，于是端起身边那杯几乎满满的酒一饮而尽。这酒是甜的，她不知道这是杯浓酒。她很快感到昏昏欲睡，便无精打采回到儿童室里。仆人的小屋里传来悲号声和慌乱的脚步声，她感到心惊肉跳，便又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这杯浓酒真厉害，她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她只得上床躺下，不一会便睡着了，昏昏沉沉地睡了好长时间。

在她酣睡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但无论是小屋里的号哭声还是进进出出的搬动声，都没影响她的睡眠。

她醒来后仍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两眼盯着墙壁。宅院里此时已鸦雀无声。以往她从未感到过如此寂静，再也听不到那可怕的号啕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了。她感到疑惑，是不是所有的霍乱病人都熬过来了，那些讨厌的事是不是都过去了？她还琢磨着，保姆死了，以后谁来照顾她呢？可能会来一个新保姆，或许她还会讲一些好听的新故事。以前听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太腻味了。她的保姆没啦，没辙，她不再哭不再喊叫了。她不是那种充满深情的孩子，从不关心任何人。周围嘈杂的响声、慌乱的脚步声以及因霍乱之灾带来的哀号声曾使她感到恐慌；她还生气，因为似乎没人想到

她还活着。所有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自顾不暇，谁还会想到她这个不讨人欢心的小姑娘。人一旦得了霍乱，除了想到自己，哪还会想到别的什么。但是，一旦他们恢复了健康，肯定有人会想到她并且来照看她的。

然而，谁也没有来。她躺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宅院里似乎越来越安静了。她听到地席上有瑟瑟的声音，俯身一看，一条小蛇正向前蠕动着，它那宝石般的眼睛还望着她呢。她并不惊慌，因为这小东西看来并没恶意伤害她的意思，它无非想尽快地爬出这个房间。她瞧着它匆忙地从门底下钻了出去。

“多奇怪，多安静啊！”她说，“看样子这房子里除了我和这条小蛇外再也没其他人了。”

大约过了一分钟，她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走动，接着脚步声来到了游廊上。那是男人们的脚步声，那些人进了平房，低声谈着话。没人接待或招呼他们，看来他们自己打开了房门，正在打量着那些房间。

“真不幸！”一个人说，“那个美人儿，她真是漂亮女人！我想，那个孩子一定也很漂亮。听说她还有个孩子，尽管从来没人看到过她。”

过了几分钟，他们打开了儿童室的房门，玛丽正站在屋子的中间。她看上去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丑小姐，正皱着眉头呢，因为她饿了，而且因为受到了忽视而感到丢人现眼。第一个走进房间的男人是个身材魁梧的军官，玛丽曾见他和父亲谈过话。他神情疲惫而忧伤，当他看到玛丽时，竟如此惊讶，几乎跳了回去。

“巴尼！”他叫喊起来，“这儿有个小孩！就她一个人在这儿！在这么个鬼地方！天哪！她是谁啊！？”

“我是玛丽·伦诺克斯。”小姑娘昂首挺胸地说，心想这人太不礼貌了，竟然把她父亲这幢有游廊的宅院说成“鬼地方”！“这里的人都得了霍乱，我一直睡觉来着，刚醒。为什么没人来照顾我？”

“这就是那个我们谁也没见过的孩子！”那男子转身冲着他的

同伴们大声说道，“她竟会被人忘掉了！”

“为什么会忘了我？”玛丽气得直跺脚，“为什么没人来？”

那名叫巴尼的年轻人非常难过地看着她。玛丽甚至感到自己看见他眨着眼睛，好像要眨掉眼泪似的。

“可怜的小家伙，”他说，“人都跑光了，不会有人来啦！”

这时玛丽才奇怪而突然地意识到，她不再有父亲和母亲了；他们已去世，已在晚上被抬走了。几个侥幸没死的印度仆人都都匆忙离开了这幢住宅，逃之夭夭了。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有一位英国小姐。这就是为什么这儿一片死寂的原因。确实，在这幢有游廊的大宅院里，除了她自己和那条瑟瑟作响的小蛇外，再无任何人了。

第二章

羣小姐玛丽

玛丽以前总是喜欢从远处打量她的母亲。在她眼里，母亲是个十分俏丽的美人儿，但自己并不了解她。所以，玛丽几乎不可能爱她，换句话说，母亲去世后，她并不十分怀念她。事实上，她丝毫不曾思念过，因为她是个只顾自己的孩子，只想自己所想，急自己所急，历来如此。如果玛丽年龄再大一点，毫无疑问，她就会为自己被孤苦伶仃地留在这个世界上而感到忧虑了。然而，她还太小，而且一直被人照顾着，她以为自己永远都会这样。她现在所想知道的是她是否会遇到一些好心人，他们会很和蔼地待她，会像她的保姆以及那些印度仆人那样顺着她，让她随心所欲，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玛丽最初被带到了一位英国牧师的家里，但她明白，她不会在那儿长久地呆下去，她也不愿呆在那儿。这位英国牧师很贫穷，他有五个几乎完全同龄的孩子。他们衣衫褴褛，一副寒酸相，总是吵吵闹闹的，还经常争夺玩具。玛丽讨厌这所凌乱的房子。此外，她也不合群，来了没两天，就谁也不愿和她玩了。她到这里的第二天，他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她恼火透了。

首先想到这个绰号的是巴兹尔。巴兹尔是个调皮大胆、长着一对蓝眼睛和一只翘鼻子的小男孩，玛丽很讨厌他。一天，就像霍乱病突然爆发的那天一样，她独自在一棵树下玩耍。她打算建个小花园，正在那里堆土，开辟小径。这时巴兹尔走了过来，站在她身边瞧着。不一会，他对这游戏也产生了兴趣，还突然给玛丽提了个建议。

“你干吗不在这儿堆石头当假山呢？”他说道，“就堆在这中间。”他向她俯下身来指点着。

“滚开！”玛丽叫了起来，“滚！我可不想和男孩子玩！”

过了一会，巴兹尔恼羞成怒，开始戏弄玛丽。他总是这样戏弄他的姊妹们。他手舞足蹈地围着玛丽转游，嬉皮笑脸地对她扮鬼脸，又唱又笑地嘲弄她。

玛丽小姐你太犟，
你的花园能怎样？
银的铃铛，鸟蛤壳，
再加几朵万寿菊，
排成一行可真没趣。

他唱个没完，其他孩子听到后捧腹大笑，也跟着他起哄。玛丽越气愤，“玛丽小姐你太犟”这句话他们唱得就越欢。以后，每当玛丽和他们在一起时，他们只要一提到玛丽就都管她叫“犟小姐玛丽”，即便和她当面说话，也多半是这样称呼她。

“你就要被送回家了，”巴兹尔对她说，“就在这个周末。我们都感到高兴。”

“我也高兴。”玛丽答道，“可我的家在哪儿呀？”

“她连自己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巴兹尔，这个七岁的小男孩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说道，“当然啰，它在英国。我们的外婆也住在那儿。去年，我的妹妹梅布尔就被送到那儿去了。可你不是上你外婆家。你没外婆。你是去你姑父那儿。他就是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有个姑父。”玛丽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巴兹尔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小丫头们从来都不懂事。我听我爸爸妈妈谈到过他。他住在乡下一幢又高又大又空的老房子里，谁也不和他打交道。他古怪极了，不让别



巴兹尔唱个没完，其他孩子听后捧腹大笑，也跟着他起哄。

人接近他。不过，就算他让人家接近他，人家也不会愿意。他是个驼子，真叫人害怕。”

“我才不相信你呢。”玛丽说；她转过身去，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因为她不想再听他说什么了。

虽然如此，事后玛丽还是翻来覆去地琢磨着这件事。一天晚上，当克劳福德太太告诉她，过几天她就要乘船到英国，去找她住在米塞尔斯怀特庄园的姑父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时，她板着脸听着，显得十分执拗而毫无兴趣。克劳福德夫妇不知所措，真不知如何待她才好。他们想对她亲近一点，但当克劳福德太太试图亲亲她时，她却把脸扭到了一边，而当克劳福德先生表示爱抚地轻轻拍拍她的肩膀时，她却无动于衷、直挺挺地站在那儿。

“这孩子的模样真不中看，”克劳福德太太遗憾地说，“她母亲是个那么漂亮的美人，还挺有风度，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孩子像玛丽这样有这么多令人讨厌的癖性。孩子们都叫她‘罂小姐玛丽’，尽管这些孩子太淘气，可这也怨不得他们，谁都知道，这孩子脾气就是罂嘛。”

“如果她在儿童室里多看到点儿她母亲那张漂亮的脸蛋和优雅的举止，从小多受点儿她母亲的熏陶，那样的话她可能会学得斯文乖巧些，懂事些。可悲的是，现在这个可怜的漂亮女人死了，竟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她还有个孩子。”

“我相信，可能她从来都不去看玛丽。”克劳福德太太叹息着说，“她保姆去世后，再也没人会想着这个小可怜了。难以想象那些仆人们只顾自己逃命，让这孩子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那幢空荡荡住宅里的情景。麦格鲁上校说，当他打开那扇房门看到她独自一人站在屋子当间时，他几乎吓得魂都出了窍。”

在一位军官夫人的照顾下，玛丽乘船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了英国。这位夫人送她的孩子来上寄宿学校，她是一位儿女心很重的母亲，所以巴不得快点把玛丽转交给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派到伦敦来接她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克雷文先生在米塞尔斯怀特庄园

的管家梅德洛克太太。面颊非常红润、两眼黑亮而又敏锐的梅德洛克太太个儿不高，长得墩墩实实。她身穿深紫色的外衣，外披一件镶着黑亮流苏的黑绸斗篷，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无边女帽。她的头一动，插在帽子上的几朵紫天鹅绒花儿就跟着颤动起来。玛丽一点也不喜欢她，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她很少喜欢任何人；此外，梅德洛克太太显然也并不把她放在心上。

“唉哟！她真是个不怎么样的小姑娘！”她说，“听说她母亲是个美人。可她的美貌怎么就一点也没传给这个孩子呢，您说是吧，夫人？”

“也许她再大点就会好些，”军官的妻子温和地说，“如果她的肤色不这么发黄，神情再好点，她的长相还是挺不错的。小孩子嘛，变化会很大的。”

“她是得好好改变一下，”梅德洛克太太答道，“不过，叫我说啊，在米塞尔斯怀特庄园这种地方，想让小孩子变得多好是不可能的。”

她们以为玛丽没听到这番谈话，因为她正站在她们将要下榻的这家私人旅馆的窗子旁边，离她俩还有一小段距离。她正在观看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车、马车和熙熙攘攘的过往行人。但是，她们的谈话她听得清清楚楚，这引起了她对她的姑父以及他住的那个地方的好奇。那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驼子又是个什么样啊？她从未见过。在印度，也许就没有谁是驼子。

由于寄人篱下，又没保姆，她感到自己太孤单了，脑子里也产生了一些以往不曾有过的古怪念头。她开始感到奇怪，似乎自己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即使父母在世时也是如此。其他孩子看来都属于他们的父母，而她好像从来就不是谁的孩子。她曾经有过仆人，有吃有穿，但谁也不关心她。她不知道这是由于她脾气太坏，人们与她难以相处的原故；当然啰，那时候，她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她总认为别人脾气不好，而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她认为，梅德洛克太太是她见过的人当中最叫人讨厌的人。

瞧她那副平平庸庸的模样，那张红得可怕的脸，还有那顶普普通通的帽子，都让人感到不顺眼。第二天，当她们动身去约克郡^①时，玛丽昂首阔步地穿过车站，走进车厢，尽可能地离梅德洛克太太远一点，因为她不愿别人误把她当成梅德洛克太太的孩子。一想到别人可能把她当成梅德洛克太太的孩子，她就感到十分生气。

但是，梅德洛克太太丝毫没受玛丽以及她那些想法的影响。她是那种“决不允许小孩子胡闹”的女人。如果有人问她，她至少会这么说。她并不想来伦敦，因为，她妹妹玛丽亚的女儿就要结婚。但她是米塞尔斯怀特庄园里生活安逸舒适、酬金不错的女管家，她深知，要保住这个职位，惟一的办法就是惟命是从地去完成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让她干的一切事情，她甚至从来不敢多问点什么。

“伦诺克斯上校夫妇得霍乱病去世了，”克雷文先生简明扼要而又冷漠地对这位女管家说，“上校是我内弟，我是他女儿的监护人。这孩子得上我这儿来生活。你得亲自去伦敦把她接来。”

于是，梅德洛克太太就带着一个小旅行箱，动身到伦敦来了。

玛丽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那张普通寻常的脸上流露出烦躁不安的神情。她没什么可读可看的東西，那双戴着黑手套的纤细小手十指交叉着放在膝盖上。她的黑衣服使她的脸色看上去比以往更黄，那柔软的、淡黄色的头发，乱蓬蓬地垂在有檐的黑丝呢帽下面。

“我这辈子还真没见过像她这样‘毁了的’（约克郡方言，指被宠坏且爱发脾气的）孩子。”梅德洛克太太心想。她从没见过哪个小孩能像她那样一直纹丝不动、什么也不干地呆坐在那里；最后她看得厌倦了，便开始以一种尖酸刻薄而又刺耳的语气和玛丽攀谈起来。

^① 约克郡，位于英国英格兰北部，一九七四年行政区改革后该郡被撤销。那是英国行政单位，仅高于区。